

1938年，日寇侵占我的家乡盱城，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父老乡亲遭受涂炭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父亲正是十七八岁，上初中补习班，他的老师游复三先生学识渊博，除教数学、古文、英语外，课后还给他们讲革命道理，讲日寇侵华罪行。在游复三老师的指引和培养下，父亲坚定了要翻身、要解放的决心，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取名为“柏舟”。

后来父亲才知道游复三老师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。

在游复三先生的指引下，1940年9月，父亲和同学们投报由新四军主办的苏北干校，11月，随干校转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队二班，父亲被指定为学习小组长。当时，好多同学都是由上海地下党选派到抗大学习的。

抗大五分校校长是洪学智。分校有三个队：政治队、军事队、女生队。抗大的校风是：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课程有：中国革命运动史、党史。薛暮桥授社会发展简史，陆定一授《论持久战》等。政治队住在盐城一所中学，睡的是稻草铺，以大地当饭桌，操场作教室，在膝盖上做笔记。后来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

志绝不顾路途远，抗日救国志相同。

最早知道土楼是在电视上，那圆如“巨菇”、方似“黑黝”的民居（居然是民居），隐藏在福建省永定县的崇山峻岭之中，令人疑惑而好奇。朋友大焱走闽西，寄来有关土楼的照片与文字，更使我心驰神往，于是窃想：什么时候，也一定去看看客家土楼。

去年5月19日早7点30分，我与良子终于踏上从厦门至永定的汽车。

天灰蒙蒙的，欲雨还休的样子。我们坐在长途客车里，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有关土楼的话题，这引起邻座一位小伙子的注意，他用不大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们：看土楼可在高头乡高北村下车，不必到终点永定县城，著名的承启楼就坐落在这里。经交谈，我们知道小伙子姓胡，霞村人，他的家就住在土楼里。良子性急，忙问能不能到他家做客？小胡说当然欢迎，只是高北村还在霞村的前几站。他留下电话，让我们游完承启楼再与他联系（最终我们没有去小胡家，因为看完承启楼，我们就去了洪坑，并宿在那里。当然这是后话）。

上午11时，车到高北村。跳下汽车，我们一眼就看到路旁那座被称为圆楼之王的承启楼，它巍然屹立，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向世间诉说着客家人艰难而辉煌的历史。

楼的两旁楷书一副对联：
承前祖德勤和俭，
启后孙谋读与耕。

一位老人从门内走来，他就是此楼现任楼长江维辉先生。江老主动当起了我们的导游。

承启楼从明崇祯年间破土奠基，至清康熙年间竣工落成，历世

◆流年碎影

父亲的烽火岁月

杨立芳

如饥似渴学理论，艰苦生活练雄风。

1941年元月初，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召开了由军直机关、随军特务团、抗大五分校全体师生2000余人参加的大会。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新四军政治局委员胡复（刘少奇）、代军长陈毅、副军长张云逸、校长洪学智，刘少奇和陈毅先后讲了话。

刘少奇首先讲述了苏北抗战形势，接着介绍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经过，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日，杀害我新四军七千余人的罪行。当刘政委引用周恩来的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；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”诗句时，全场无比愤慨。

父亲后来回忆说，那一幕幕场景，那声声“共产党万岁”，终生难忘。

1941年春，新四军驻军盐城，被日寇视为眼中钉，经常轰炸。校方早有准备，在城外挖了战壕。

有一天，听到警报声，政治

队百余人迅速跑到战壕旁的野外上课。见日机在盘旋轰炸，李指导员指挥同学们迅速进入战壕隐蔽。不一会，敌人在离政治队大约十公尺处抛下了三颗炸弹，战壕被覆盖，同学们被埋进了泥沙中。可当敌机刚飞走，同学们迅速爬出战壕，抖掉泥沙又集合复课了。

1941年春，抗大学生分赴苏中、苏北敌后，开展除奸反霸斗争。

1941年夏，在湖垛梁北乡，父亲和战友们白天工作，晚上打埋伏。有一次，他和革命同志吴前进（女）住在佃户卢大妈家牛棚里，晚上突然听到房子的东边风车响，卢大妈赶紧叫她的小儿子给他们送信，叫他们赶快到前边的稻田里隐蔽起来。不一会，有四个土匪到卢大妈家搜查，未发现破绽，就气势汹汹地问，杨振民、吴前进到哪里去了？卢大妈不惊不慌地说，他们路过，我们哪里知道。于是匪徒便对她进行严刑拷打，打得她遍体鳞伤，卢大妈一点实

情都没有透露。

父亲和战友们回到卢大妈家时，见她被打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，深受感动。湖垛解放后，他们曾带着慰问品专程去看望了为党做出贡献的卢大妈。

1947年，父亲调到盱来嘉公安局，托人传口信给我的母亲说他回来了。第二天。母亲拎着个小包，装作走亲戚的样子，经过敌人经常活动的地方，徒步三十余里，终于找到了盱来嘉公安局。父亲让叫母亲来到他那里，是让她到盱城做秘密交通员和我的三伯伯联系，为我党收集情报。我长大后，父亲曾多次跟我说，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抓不到他，便经常到母亲处搜查询问。母亲整天提心吊胆，带着大哥东躲西藏，有时就在亲朋家、在野外睡觉。

一天晚上，听说狗腿子抓不到父亲，要来抓我的大哥，母亲顾不上我，马上带着大哥到稻田里躲起来。狗腿子抓不到我大哥，就抱着又哭又闹的我跑到野外引母亲出来，并假惺惺地大叫：“你家小从子（我的小名）要你！”母亲泪如泉涌，但她硬是一声不吭，等到鬼子走远，才悄然现身……



江老说，这是他们祖先毕一生精力为后人留下的珍贵遗产。

江老告诉我们，附近还有一个叫作洪坑的村镇，那里亦有很多土楼。于是，我们雇来摩托车赶赴洪坑。

洪坑的土楼可谓千姿百态，种类繁多：永德楼、永康楼、环极楼、振福楼、福裕楼、奎聚楼、如升楼等等不一而足。它们或位于田边，或立于平地，或起于河畔，但真正能够称为建筑奇葩的还属振成楼。

振成楼建于1912年，按八卦图结构营造，卦与卦之间设有防火墙，坐北朝南，阴阳调节。楼中设有大厅，既可祭祖拜天地，又能举办丧喜事，或举全楼议事，或演戏剧娱乐。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楼中众多的书法楹联，笔锋雄健，意蕴深远。如“干国家事，读圣贤书”，体现了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；“言行法则，信果善根”，又具有佛家的因果报应意味；“园无需大，花不在全”，则接受了禅宗的思想，于有限中见无限，瞬间里蕴永恒。

具有如此魅力的客家土楼，是谁最早发现它们的呢？

一位林姓朋友告诉我们：早在1960年代，某西方国家通过人造卫星，发现这里隐匿着一些庞然大物，以为是什么导弹基地，引起一阵惊慌，后经进一步的探测，才知是百姓聚居的住宅。于是，好奇的老外络绎不绝地赶来，开始揭开土楼这块神秘的面纱。

◆天涯旅痕

人在土楼村

程远



土楼一景 佚名 摄

三代，阅时半个世纪，是土圆楼中最为古老的建筑。全楼由4个环形相套的高楼大厦组成：第一环承重土墙底厚1.5米，顶宽1.1米，高4层12.4米，圆周长229.4米，每层内部空间用抬梁式木构架嵌泥砖分隔成72个房间；第二环高两层半，每层44个房间；第三环为平房，36间；第四环是厅堂院落。整座圆楼所用木料千余立方米，砖瓦100万块，土石砂浆总量在1200万公斤以上。全楼的公共设施，除厅堂院落外，还有1个大门、3个中门、8个侧门、8个檐廊拱门、8个防卫巷

门、上百米供层楼之内垂直交通的楼梯和连接各个空间总长约1.5公里的走廊。此外，院内东西两边各有水井一眼，以日月为代表，井的深浅不同，水温亦有区别。

江老先生带我们到4楼，这是该楼的最高层，站在这里，可以了望金山古寨悬崖峭壁的风竹寒松，可以放眼南峰烟雨意境空朦的遐岭云石，可以俯瞰清溪岸畔山野人家的田园风光，真可谓幽阒辽远，不可胜状。

我不禁脱口道：好一个风水宝地！